

柴烟萦绕的火塘

□覃正波

说起柴火的火塘，自是一阵温暖，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。

在乡下，每年的霜降过后，各家各户就开始在火塘里生火，做饭烤火两不误，洋溢着暖意，那种带着甜味的烟雾在瓦房的空间里自在弥漫。人们终于可以不慌不忙地依偎在火塘边享受着幸福的日子。劳累了大半年的庄稼人，在这个季节串亲串友的家门唠家常，谈儿女的婚嫁。主家们喜迎客家，把柴火添得旺旺的，屋内尽是温暖缠身。那熊熊燃烧的火塘，火光印红了主客的脸膛，彼此间的关系就着几杯苞谷烧融洽了，甜蜜得不行。

火塘，在我的家乡俗称“火坑”。有条件的人家是用条石砌成的，圆圆的，四周皆可坐人，四周的空间大，一般设在宽大的堂屋里。人，可多可少，伸缩空间大，人多时可坐20余人。城里的客厅自是无法比的，显得小家子气，来了四五个客人便觉得拥挤。乡下的火塘大气，和庄稼人豪爽的个性相关：舍得。霜降过后直到来年农历二月，火塘里的火一直旺着。男人们，在这些日子要勤快一些，到柴山弄些柴回来，屋前屋后堆满了柴禾，有力气的人家大都是堆着劈柴。火塘最受欢迎的是树苑，越大越考量这户人家的大气。挖树苑是个力气活儿，从深土里拔出非力弱者所为。大年三十夜，大伙要比谁挖的树苑大。于是，庄稼汉农闲时便满山寻找苑老壳(树桩)。大年三十柴火旺，燃烧的树苑能延续到正月初二，把旺气带到来年。

火塘最暖心的莫过于吃货。孩子们把番薯和土豆埋在火灰里烧，大人们偶尔凑凑热闹，但不和孩子争食。其实，孩子们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只是玩，并不真心贪食。有的孩子太任性，把灰弄得飞扬，自是招来大人的责骂：“你个背时的，这么玩闹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大人把手扬得高高，够唬人的，胆小的便吓得哭了。但手落在孩子身子似是棉花一样的轻柔，所谓雷声大雨点小。当妈的，看见他爹把孩子唬得哭，赶紧把孩子拉到自己的怀里，又疼又爱的。当爹的立马严肃起来，白了婆娘一眼：“就是你惯着，把孩子弄得没样子。”

火塘最暖人的时日当是腊月和正月。腊月，是杀猪宰羊打糍粑的月份。年关嘛，就得像个年关的样子，年肉一块块挂在炕上，熏肉时是不能断烟火的，否则熏不透，吃时有臭味，所以昼夜要有火气，每天临睡觉时都要加上几撮箕粗糠、瘪谷或者锯木粉以便延续火星气。也许是乡里人闻惯了柴火味，浓烟滚滚丝毫不影响他们进入甜蜜的梦乡。有烟熏着，乡里人有底气。

腊月过半就要打糍粑了。新鲜的糍粑吃得嘴里油腻，需要在清水里浸泡几日方可上口。有串门的来了，自是一番招待，泡炒米，烧粑粑，方显主家的客套。主家把隔年的粑粑铁架从板壁上取下仔细抹去灰尘放在火灰上烧烤，快熟时，粑粑鼓胀得老高，一阵阵香气扑鼻而来，惹得人心慌意乱，恨不得立马吃上一口，但又觉得自己是客人身份，偷偷咽了咽口水。主家见怪不怪，自是慢条斯理，一礼一俗尽地主之谊。年关，庄稼人舍得，俗话说，进屋来都是客，不管是素昧平生，还是曾经恶语相向，进了家门，主家热情相待，喝杯小酒泯恩仇，他们认为人和人之间没有什么事不可以解决的，没有必要在内心装满欲望和仇恨，以心向善才是做人之道。大家围着熊熊燃烧的火塘，把酒话桑麻，计算着来年的丰收之事，情真意切，亲

如一家人。

围着火塘，大人总讲些源远流长的传说。大人曾经给我们讲述后娘的故事：“前头娘留鸡腿，后头娘留鸡肠，想起来哭一场。”大人们把后娘讲得如此可怕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埋下了对后妈的仇恨。一听到哪家当家的娶了后娘，我们便替那户人家的孩子着急。后来，我们发现，并不一定都是这样的，随着阅历的增加，我们明白，人是养亲的，并非亲娘才是娘。

围着火塘，大人们讲忘恩负义的陈世美，说三国道水浒，一板一眼，道尽人世沧桑。说古论今，用朴实的语言扬善弃恶。悠悠几十年晃然而过，留存在记忆的依旧是火塘边的故事，温暖浸润着内心。

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农村普遍盖上了漂亮的洋房，柴火燃烧的火塘渐渐被空调取代。但老一辈闻惯了柴火味，在自己居住了差不多一辈子的瓦屋里总是生着一塘柴火，任烟雾弥漫，靠在被陈年日久熏得腊黄的板壁上眯着眼回味旧时光，慈爱的面容映照在火光之上，自得其乐，享受晚年。时不时地打量屋外，看看外出的儿女是否归来？



品和老人产品，会让我电话咨询一下，或托我抽空去看。而我在《宁波晚报》上读到有趣的事情，也会想到及时跟婆婆分享。

我一直有练笔的爱好，所以在常读《宁波晚报》副刊后，也尝试着向“三江月”投稿，偶尔有所斩获。散文《一针一线总关情》写的是婆婆给我织线衫的温情故事，我其实只是无意识地提及同事穿的线衫，眼力不够好的婆婆竟然上心了，执意买了毛线给我织了一件粉色的短袖线衫。婆婆的手艺无可挑剔，同事朋友都赞不绝口。直到今天，我仍然非常喜欢这件线衫，每次穿着这件温暖牌的线衫，心里的暖意更甚。发表的文章婆婆也看了，虽然她没表态，但我能感觉到她的宽慰。还有一次，婆婆读到副刊里的一篇散文《完美小孩》，署名“人在天涯”，她知道我有这个笔名，向我求证，得到我肯定的答复。那一次，婆婆像中奖似的，比我还高兴。

婆婆前些天每天晚上在追孙俪的新剧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，里面吴蔚文的扮演者张晨光是位台湾演员，喜欢看电视剧的婆婆对张晨光的熟悉程度远胜于我。《欢乐颂》里的老包总，《辣妈正传》里的洛天，只要看到张晨光扮演的角色，婆婆总是很关注。前几日的《宁波晚报》用了很大篇幅介绍张晨光，说曾经的帅小生现在成了爸爸专业户，但他虽然演着父亲的角色，却有一颗年轻的心。当我在《宁波晚报》看到这篇报道时，第一时间与婆婆交流，年逾70的婆婆自是无限感慨：一个年届六十的人尚能活跃在银屏前，受到观众的喜爱，即使青春消逝，容颜不再，但他的内敛沉稳和睿智豁达，仍然值得渐渐步入中老年的我们学习和借鉴。

《宁波晚报》是一份接地气的报纸，她没有花哨的外表，没有搏人眼球的出位报道，她让我们婆媳在知晓天下事、身边事的同时，增进了彼此的感情。

我的晚报情缘

婆媳情 晚报缘

□张遐

2011年春夏之交，我所在的公司搬迁到了宁波。当年底，我收到一张赠送的《宁波晚报》报卡，从此，便与晚报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我的婆婆退休前是位小学语文高级教师，对书报甚是喜爱，家里常年订阅着报纸，每天取报读报是老人的必修功课。自从家里有了《宁波晚报》，婆婆对宁波的大事小事如数家珍，文明城市的创建、地铁的建设和运营、商品房的开盘、城际列车的运行、天一商圈的热闹、图书馆的讲座、月湖的四季更迭和南塘老街的美食等等，婆婆跟我交流的话题也多了起来。

婆婆是近视眼，一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如今年纪大了，虽不老花，但她看书读报时，会取下眼镜。常常是当我下班刚踏进家门时，或者是在晚饭后追剧的广告间隙，婆婆便两手捧着《宁波晚报》的报沿，摊开、凑近、偏着头读报，她认真专注的模样不亚于受教于她的小学生。我读《宁波晚报》，习惯从第一版开始，一版一版按照顺序来，关心的新闻细读，普通的信息浏览，这样不至于漏掉任何一个版面。婆婆读《宁波晚报》，比较关注养生健康的知识，遇到晚报推荐的药